



春江花月

梦幻之境

作者：[名字]
译者：[名字]

狐媚公子的华丽逆袭

男色时代的玄幻传奇

重庆出版社
重慶出版社

可贵的粉丝·著

春江花月

2007.5
KAD

夜 幻 境



I247.5
KAD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江花月夜之幻境/可爱多的粉丝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
(“狐媚公子”玄幻小说系列)
ISBN 7-5366-8040-6

I.春… II.可… III.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8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97240号

春江花月夜之幻境

CHUNJIANG HUAYUE YE ZHI HUANJING

可爱多的粉丝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
责任编辑: 温远才 代媛媛
责任校对: 庄少兰
装帧设计: 何 颀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×1240mm 1/32 印张: 7.125 字数: 176千字
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楔子 1

冬天的雪夜,王子进梦到了一个可怕的女人,拉开了两人奇异旅途的序幕……

第一章 笑春风 3

每日进入王子进梦中的女人纠缠不清,口口声声说自己与他有媒妁之言,可是王子进却一点印象也没有,只好与绯闻追查事情的真相……

第二章 一字箴言 23

因为佛祖赐予的一字箴言,女鬼兰香迟迟不能超脱,只好求王子进与绯闻帮忙。穿着新娘装的兰香,为何在结婚的当晚就命赴黄泉?那一字箴言,又是什么……

第三章 狐狸村庄 59

一个好吃懒做的绯闻,已经让人头大,而一群好吃懒做的狐狸,与人共居,又会发生什么事情?最终的人狐大战,又是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……



第四章 饿鬼 87

王子进被饿鬼附身，无论如何也吃不饱，那个饿鬼，真正要求的是什么呢……

第五章 半掩门 97

王子进的儿时玩伴，在一夕之间成了疯子，而其中蹊跷甚多，究竟是谁？在半掩的门后，窥探人世……

第六章 红绸与青绸 127

绯绡与青绫再次相遇，他们真的为了一个平庸的女子反目了吗？还是隐藏着别的秘密……

第七章 桃源仙境 149

王子进与绯绡误入了一个时间静止的美丽庭院，主人是一个英俊的中年人，致力修仙。可是这桃源仙境的真相，却出人意料……

第八章 山鬼娶亲 179

由于山鬼娶亲的闹剧，绯绡和王子进被认做上门女婿。在这深山的人家中，两姐妹不和，互相猜忌，同时还有半夜游荡的红衣女人，山鬼娶亲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……

尾 声 雪 里 春 215

绯绡带着王子进赴江陵的灯会，为什么，一向开朗的绯绡愁容不展？这个灯会中，人界和鬼界的大门，为谁而开……



楔子

北宋

冬天的雪夜，万籁俱寂，街上大户人家的昏黄灯笼被风吹得摇曳不定，一个更夫缩着头，用颤抖而嘶哑的声音拖出一个长腔：“三更天……”

这是太平盛世？还是多事之秋？细雪飞扬中，只有更鼓长鸣。

“王公子，王公子，等等妾身啊！”

王子进的梦中出现了一把柔媚的声音，似乎能酥到人的骨子里。

“小姐定是认错人了，怎么能把我认成你的夫君呢？这可是万万不能开玩笑的！”王子进急忙弯腰陪笑，即便是误会也不能丢了读书人的风度。

“不会，不会！”从黑暗中探出一个女人白白的脸来，云髻高盘，唇色如血，偏偏脸色过分苍白了一些。

只见她嘴角一牵，笑道：“我与你有媒妁之言，已等了十几年，怎会有错？”她伸手一把抓住王子进，“快随我去吧！”

王子进只觉得手上似套了个铁箍，无论如何也挣不开。

再定睛一看，牢牢抓住自己手腕的哪里是一双玉手，分明是枯枝，上面筋肉相连还沾了少许泥土。

“你快放手啊！”他吓出一身冷汗，大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

“媒妁之言啊，公子莫要忘了啊，奴家只能等你到正月里！”那个女人拉着王子进就往那无边的黑暗中去了。

王子进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牵引着，就要沉入那阴冷的黑幕中，心下不由恐惧。绯闻，绯闻在哪里？那黑暗的前方是什么？

该死不死的绯闻，平时都无所事事，怎么在这当口去云游了？眼见身后亮光就要消失了，王子进不由大喊一声：“绯闻救我！”



这下喊得太急，把自己喊醒了，他坐在床上不停喘着粗气，冷汗直冒，透过雕花床上的厚重帷帐，可见清朗月光细细地洒进来。

只是一个噩梦吧！他擦了擦额上的汗，想起梦中女人的脸，颤抖着从床上爬起来，摸到桌边倒了杯茶喝。可是还没等他定下神来，就分明看到地上有一段白色的东西。

好像是一副月牙白掐青边的衣袖。

他颤抖地拿起衣袖，只见上面绣了一朵百合，肉桂一般的花瓣，簇着红色的花蕊。

像极了那梦中女人白白的脸，缀着猩红的唇。

“哇！”王子进恐惧至极，抓起那副衣袖就推门跑出去，边跑还边哭喊：“娘啊，娘！你帮我找了一门什么亲事啊？”

那哭叫声凄厉可怕，在漆黑的走廊中回荡，久久不绝。

远处连绵不绝的深山中，积雪尚未消融，一个白衣的少年，不过弱冠之年，正在松柏下的石桌上捧着一个炭火小炉吃鸡。

那小泥炉上还热着一瓶上好的花雕。

“绿蚁新丰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可饮一杯无？”

那少年一边吟着诗，一边把烫好的酒倒入犀盅里，一双美目中全是满足的神色：“犀盅配花雕，神仙也不过如此！”

说完拈起酒杯，刚刚送到唇边，就从怀里传出一阵刺耳的男人的哭叫声：“娘啊！”

那声音如鬼哭，如狼嚎，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而至。那少年一个拿捏不住，一杯美酒全都泼在了雪中。

神仙生活就这样泡了汤。

他的俊美五官，已经生生地扭曲到了一起，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裁的小人，三两下撕烂了。

“王子进，王子进，我欠了你什么？你要阴魂不散地折磨我？”

他撒完了气，拿起桌子上的酒瓶，一饮而尽，连鸡都顾不得吃就急忙走下山去。

巍峨的高山中，白雪茫茫，那少年清瘦的身影，转眼就消失在这写意山水般的景色中。



第一章 笑春风

每日进入王子进梦中的女人纠缠不清，口口声声说自己与他有媒妁之言，可是王子进却一点印象也没有，只好与绯闻追查事情的真相……



“王公子，您的家书！”客栈的小厮正在门外叫他。

王子进急忙接过家书，给了那小厮一点小钱，将他打发了。

“不知这女子是怎么回事？日日缠着我，要是娘真的帮我定了这样的亲事，要早日退了才好！”他嘟嘟囔囔地打开信封，抖出里面的信来看。信里不外乎是家常里短，嘘寒问暖之类。可是王子进拿着家书的手却抖了起来，没有定亲？他娘根本就没有替他去寻亲事？那梦中的女子又是怎么回事？

“王公子，你我已有媒妁之言！”那女子的声音尤在耳边，媒妁之言难道都是假的吗？

此时外面天气阴郁，一场大雪将至，他环顾一下周围，木头的家具影影绰绰，在房间里投出怪异的影子。想到近日的怪梦，他平白地打了个寒战，慌忙跑出去溜达了。

街上行人稀少，眼看年关将至，外来旅客都回去过年了。王子进寂寥地信步而行，也不知绯闻去了哪里？要是两个人一起吃吃酒、喝喝茶，自己也不会无聊若此。

他正在发呆，就见前面一家酒楼里临窗坐着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，正拿着一只鸡腿往嘴里塞，那见鸡不要命的模样，竟像极了绯闻。

王子进心中喜悦，急忙“腾腾腾”地跑了上去。

只见那白衣人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吃得正欢，一张俊脸上全是满足的神色。吃到极处，他端着酒杯笑盈盈地吟了起来：“有鸡有酒，有歌有曲，更有良辰美景，落花飞雪。快意人生，神仙生活，不过如此！”说完就要把美酒送到自己嘴边。



王子进一见那人，不由痴了，这样的俊美脸庞、如星朗目，不是绯闻是谁？他急忙冲了上去，一把勒住绯闻的脖子叫道：“绯闻，回来了也不先去瞧我！”

绯闻被他这么一扑，手上一个拿捏不稳，一杯美酒又洒在了地上。

神仙生活再次泡了汤。

“子、子进！”他的五官又开始错位了，他旅途劳累，本想填饱肚子再回去做打算，哪想在这里遇到了他。

“哎哟！绯闻！你喝酒也不找我！”王子进这几日一直在等他回来，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滋味，现在看到他不知有多高兴，一屁股就坐在对面，招呼起店家：“再拿一个酒杯，一副碗筷来！”一点也不客气。

绯闻见状，只好摇了摇头，两个人就说说笑笑地喝了起来。

“子进，我出去这几日，你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吧？”

“奇怪的事情？”此时酒过三旬，王子进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了，哪里还记得什么奇怪的事情？“没，没有！”王子进急忙摆了摆手，头摇得和拨浪鼓一般，“我一个人每天去看看歌舞，也挺好的，就是可惜，可惜啊！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绯闻急忙探头过去，神色紧张。

“可惜年关将至，稍有姿色的歌妓都不出来卖唱了！”

绯闻听了，一张俊脸气得都变了色，却不好发作。自己怕他有危险，连日赶路，他倒是逍遥快活，日日听歌赏曲？他急忙结了酒钱，连拖带拽地把王子进带回了客栈。

回到客栈，王子进倒头就睡，今日绯闻回来，他不知道有多开心，似乎一切的烦恼都被抛到了脑后。

可是烦恼还是自己找上门来了！日日梦到的那个奇怪女人倒没有因为他的醉酒而例外，又出现了。

“王公子，王公子！你要奴家等到何时啊？”那个女人又拉着他的衣袖连声催促。



“小、小姐!”王子进此时方想起还有这件事,可是四周一片漆黑,一看就是在梦中,现在要怎么告诉绯闻呢?他急忙拨开那个女人的手,“小姐你认错人了!我已经与母亲通过信了,根本就没有什么亲事!”

那女人听了,一张白脸一下变得通红:“王公子与我是私定终身,王公子怎么忘了?”

“啊?”王子进下巴都要掉了下来,“私定终身?”

“不错!”那女子点了点头,“就在十年以前,人说痴情女子负心汉,果然没有错!”说罢,低首垂泪。

王子进立刻慌了手脚,十年以前自己刚刚十三岁,怎么会去私定终身了?“小,小姐,你莫要伤心!”他急忙安慰那个女人,“请问贵姓芳名?”

“小女子姓颜名如玉!”

王子进一张脸突然惊得扭曲变形,他自读书以来就一直念叨着: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!”那颜如玉向来是他读书的最大动力,莫不是他用的功被哪个过路神仙听到,真的找了个颜如玉给他?他斜眼看了一眼颜如玉,云鬓高耸,肤色雪白,眉眼之间有一股媚色,倒也算是个美女。

罢了!王子进摆摆手:“你要带我去哪里?我随你去便是!”

“此话当真?”颜如玉破涕而笑,拉着王子进就走了。

唉!早知颜如玉是如此姿色,当初不用功苦读就好了。他叹了一口气,耷拉着脑袋,若是自己还有机会出去,一定要告诫天下读书人:莫信妄语,书中何来颜如玉!可是不知自己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了?

他被颜如玉一路引着,不知走了多久,终于可见前方一片金光,在黑暗中绚丽夺目。

王子进见了那金色光芒,心中一颤,这莫不就是黄金屋了?难道自己用心苦读,颜如玉、黄金屋就自己找上门来?可是怎么今年的榜单上连他大名都没有一个?

眼前光芒已越来越近,金光的深处正耸立着一个屋子。

那是一个圆圆的白色房子，像是一颗巨大的蒜头，门上还挂着轻纱帷帐。洁白温润，似是玉石雕成，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屋，不过形状怪异，实在是谈不上有什么美的地方。

他再次长叹一声，原想黄金屋起码也该黄金铺路、珠玉满地，哪想是这般光景。如果真有机会出去，他一定要在后面再添上一笔：莫要相信书中会有黄金屋！

“公子莫要发愣，快随我进去吧！”颜如玉正在前面娇媚地朝他笑。

王子进心中百般不愿，可还是硬着头皮和她进去了。

“英兰，快来奉茶！”那颜如玉眉开眼笑地叫来一个婢女模样的小姑娘。那小姑娘穿着翠绿的衫子，扎了条红色的腰带，倒比她的主人打扮得喜庆得多。

“公子请用茶！”

王子进只觉得那茶沁香扑鼻，甚是受用，再一看碗里只泡着几片兰草，不知是什么茶。

颜如玉见他脸色疑惑，急忙道：“这是神仙茶，据说喝了就可以忘却烦恼，和神仙一样快活自由！”

王子进听了刚刚把茶碗端到嘴边，正要尝上一口，就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在门边响起：“这样的神仙好茶，怎么没有我的份？”

王子进心中一惊，手上的茶碗掉到地上，只见门边斜斜靠着一个高挑的男子，白衣若雪，黑发及腰，温文尔雅，折扇轻摇，一张俊脸上正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好像正在看一出闹剧，却不是绯闻是谁？

颜如玉见茶碗翻在地上，眼中顿时露出凶光：“这位公子怎么不请自到？坏了奴家的好事？”

“哪里是坏了小姐的好事？”绯闻一擦衣袖，和她作了一个揖，笑道，“在下是来主婚的！”

王子进听了这话，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指着绯闻道：“你，你，你到底帮谁？”

颜如玉听了这话，细细思量，便喜上眉梢：“我怎么没有想到，



这终身大事，原是缺了个主婚的！”

王子进听了不干了，跑过去抓住绯绡的胳膊：“你今日是怎么了？真的要我与这女鬼般的女人成亲？”

“你先莫急！”绯绡急忙安慰他，“和妖精结婚就像和人结婚一样，等一下咱们让她拿你的生辰八字，她自是没有，我们就可以这个理由退婚了！”

“这是个好主意，我的生辰八字，她怎么会有？”王子进的心终于回到了肚子里。

只听绯绡朗声朝那颜如玉道：“请小姐拿了王公子的生辰八字来，就可以行礼了！”

“英兰，英兰，你快去将王公子当日给我的小匣子拿来！”

绯绡听了这话，脸色不由一变，急忙扯了扯王子进：“你当真没有给过她生辰八字？”

“没有！”王子进连连摇了摇头，“连她是哪里冒出来的我都不知道！”

“那就好！”绯绡长吁了一口气，“不然我们还要另想办法出去！”可这一口气还没有舒完，就见侍女捧了一个盒子到他面前。

那盒子破旧不堪，还沾了少许泥土，似乎已经有了很久的年月。绯绡伸出长指，“嗒”的一声打开了上面的搭扣，只见那盒子里放了一只弹弓，一只竹篾编的螳螂，一看就是小孩子的玩具，在这些东西下面有一张泛黄的纸。

王子进在一边见了那盒子里的东西，心中不由一颤，这些东西怎么如此熟悉？好像很久很久以前，曾陪着自己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。

绯绡面有得意之色地打开了那张黄纸，不过只看了一眼上面的字，一张俏脸就被气得变形！

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，如虫爬一般，一看就是儿童的笔迹。不过那上面写的字他再熟悉不过，过去他多少次为王子进卜算吉凶的时候都是按着这几个字掐算的。



正是王子进的生辰八字!

“这是什么?你不是说她不会有你的生辰八字吗?”他回头朝身后的王子进愤怒地叫道。

王子进居然也愣住了。

这泛黄的纸条他似乎很熟悉,好像很久以前,幼小的他曾经为谁提过笔,写下过这些字。他那厢发呆还没有结束,绯绡已经一把把他拉到身后,朝颜如玉道:“小姐,请多包涵了!”

“包涵什么,有什么不对吗?”她急忙把那个盒子夺过来,又看了一遍那字条,“这莫不是王公子的字迹?”

“是王公子的字迹!”绯绡笑道,“不过我们现下要悔婚啦!”

说完,他拽着王子进身影一飘,已经退到门外。

“你是哪里来的东西,这般与我过不去?”颜如玉的双手一下就变成枯枝一般,一甩长袖就追了上去。

王子进被绯绡提携着往外逃命,心里却懵懵懂懂。好像在哪个初春,哪一个艳阳天,他曾经对谁说过:“你这样美丽,将来长大了我定将娶你!”可是那似乎是一厢情愿的感情,他始终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。

那些埋藏于过往云烟中的记忆又渐渐地浮现,他回头望着如妖似鬼,正在追杀他的颜如玉,那一张白白的脸,那一抹红红的唇,好像似曾相识!

在何时的春风中,也有这样的一张脸,带了一丝羞涩,随风含笑低首?

“快走!”绯绡急忙推了他一把。

“是,是,是!”王子进顾不上回头,急忙跑出了屋子。

身后的颜如玉已经张牙舞爪地和绯绡斗在了一起。

可是才刚刚跑出大门,王子进就傻眼了,屋子外是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暗,连路也没有一条!不知归途何方?

“子进等我!”绯绡说着纵身一跃,从屋子里跳了出来。然而紧跟着从那屋内窜出了几十条如手臂一般的绿色叶子,直往两人的方向卷了过去。



那颜如玉穿了月白的衣服，端坐在那一片绿色中央，阴笑道：“奉劝这位公子还是将王公子交还于我，我自当引路送你出去！”

“你以为我真出不去吗？”绯绡笑道，“这般雕虫小技，莫要托大了！”

“那你倒是试试看？”她厉声一喝，那百十条叶子就如有生命般，万箭齐发往绯绡那边裹去。

“绯绡！”王子进见状跳脚，却又帮不上什么忙，眼见那叶子如毡布一般将绯绡裹了起来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球体。

“绯绡，绯绡！我来救你！”他急忙扑了过去，伸手去扯那叶子，只弄得满手满身都是绿浆，甚是恶心。

“王公子莫要心焦！”颜如玉已经袅袅婷婷地从叶子上走了下来，“他一会儿就会变成花肥，定然没有痛苦的！”

“你这妇人？怎地如此狠毒？”王子进见绯绡受困，指着颜如玉骂道。

颜如玉听了，脸上立刻现出悲哀的神色，低声道：“我也不想的，可是奴家实在是没有几日可活，才出此下策，只望王公子能留下来陪我几日！”

“没有几日可活？”王子进见她神色，似乎不是假装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刚刚要出口问个明白，就闻到一股焦臭的味道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着火了。

对面的颜如玉直直地望着王子进的身后，一张白脸刷的一下就青了。

王子进急忙回头一看，只见缚住绯绡的巨大叶球冒出滚滚浓烟，正烧得不亦乐乎。“绯绡？”王子进一见这状况不由心花怒放。还没等笑完，只见白影一闪，一个人已经晃到他的面前，却不是绯绡是谁？

“绯绡，绯绡！”王子进见他平安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“你这般可吓死我了！”

颜如玉指着绯绡的俊脸，气得说不出话：“你！你居然烧了我的叶子？”



绯绡轻笑一声，扬了扬眉毛：“不光连叶子，连你也要烧！”说完两只长指一弹，一股青色火焰如灵蛇般飞向颜如玉，一下就点着了她的衣服。

“啊！”颜如玉这一吓花容失色，急忙拍着身上的火，“恶贼，我定饶不了你！”

“我们快走！”绯绡见状急忙拉着王子进狂奔。

“我们要往哪里走啊？”王子进只见四周一片黑暗，根本寻不到来路。

“顺着这云走！”绯绡伸手指了指头上的一道灰云，那如练一般的云彩，直往前方飘去。

“这云是？”王子进回身看了一眼身后着火的房子，立时明白了，“这云是那叶子冒出的浓烟？”

“不错！”绯绡笑着点了点头，眼睛里全是狡黠的光芒，“这出路，可是她自己指给我们的！”

“绯绡，绯绡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！”王子进捡回一条命，嘴巴立时像抹了蜜一般甜。

绯绡但笑不语，脸上全是得意之色，估计这马屁拍得他也不是一般的舒服受用。

眼见那浓烟越来越窄，最后竟如百川归海，都从一个小孔里出去了。

“这洞这般小，我怎么出去啊！”王子进见那不过钱币大小的洞，不由犯愁。

“哎呀，你不要耽搁了，现下是魂魄受困，就是比这更小的你都能出去！”绯绡见他依旧犹疑不绝，在他身后大喝一声，“快走，有人追来了！”

“哇！”王子进心下一急，一擦袍角，一头就钻到那缝隙中。这一钻立时头晕目眩，仿佛眼前掠过一庭院的景色，那庭院中有高高的红墙绿瓦，还有四季常青的松柏。其间布满了落雪，一时黑的黑，白的白，青的青，如一幅上好的写意山水。可是这景色转瞬即逝，他一睁眼，看到的却是客栈床上的帷帐。



绯绡一张脸上挂满关切之意，正瞪圆了眼看着他。

“绯绡！”王子进挣扎着起来，只觉得浑身无力。

“子进？怎么样？”绯绡急忙问他，“可是伤到哪里？”

王子进张了半天的嘴，方吐出几个字来：“我，我好饿……”

绯绡万万没有想到他挣扎了半天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气得张口结舌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他望着面前王子进的一张脸，只觉得业障重重，不知出路在哪里。

“这粥熬得好香啊！”王子进捧着一碗清粥在桌旁狼吞虎咽，“这么说我昏迷了已有三日了？”

“俗话说：山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！我若是晚了一时三刻去救你，现在你已经没有命在这里吃粥了！”

“我说我怎么饿成了这样？”王子进最后舔了舔羹匙，“小二，再给我来一碗！”

“你不要开心得太早！”绯绡见他吃得欢，忍不住要打击他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王子进听了不由一愣，难道那个颜如玉吃了教训还会再来不成？

绯绡面色凝重地说道：“你的生辰八字我们还没有带走，她拿了那个自会再上门找你！”

王子进听了，手上一个拿捏不住，青花瓷碗掉落在地上：“这么说我们还算是有婚约？”

“不错！”绯绡点了一下头。

“客官，你的粥送上来了！”门口的店小二叫道。可是王子进现在实在没有心情吃粥了，眼前那白白的粥，都幻化成颜如玉的一张白脸，蕴含着狰狞的神色。

“你倒是要好好想想那个女人的来历！”绯绡急忙提醒他，“要是我们能够找得到她的真身，或许还有办法可想！”

王子进挖空了脑袋也想不起来他十年以前和谁私定过终身，更想不起来自己是把生辰八字给了谁。那盒子里装的玩物是如此熟悉，可是怎么又到了那样一个女人的手中呢？这样一想就是几个时辰，转眼半夜过去，他禁不住困意，又歪在床沿睡着了。

